

西域风月丛书



陈亚洲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他乡的**美神**

首部叙写西域外国女人的大散文作品。一个洞望他乡美神的秘密通道。一种重温幸福时光的另类写作文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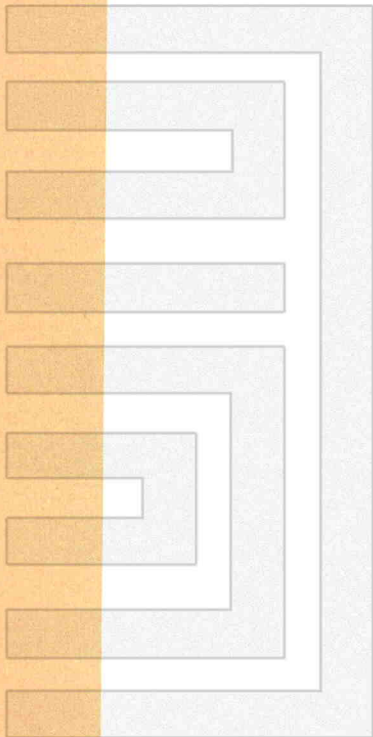
内容提要

我们恳切而坚定地把这本书推送到您的手里,是因为我们看重本书的价值,并期待由此唤醒一种关于他乡生活和往昔岁月的清晰记忆。

这是青年作家陈亚洲近期创作的一部视角独特、风格鲜明的大散文作品。作者打破时空界限,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,对新疆历史上的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·马嘎特尼、戴安娜·西普顿、瑞典女传教士洛维萨·恩瓦尔和俄罗斯女性吉娜等,进行立体观照和深情探访,进而塑造出了一个优雅端庄而又活灵活现的外国女性群体雕像。

可以肯定,这是新疆首部由中国女作家写这块土地的外国女性的散文集,也是我们探望“他乡美神”的一个秘密通道。

您不会失望的。捧读这本书,就能听到一种关于幸福时光的回声,能触摸到本真而浪漫的女性生活,并能深切感受到明丽幽深又博大的爱与生命之光。





陈亚洲

生于新疆喀什，祖籍山东。曾在广播电台、杂志社供职。喜欢看电影和漫步，最大的心愿是写一本关于电影的书。现居乌鲁木齐，报社副刊编辑。

白天书里读到那个外交官夫人在梦中
清晰地出现。依旧是我想象中那个固执的
白色套裙。她眼神飘忽，神情紧张地被带
到了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，有一扇半开半关
的门，门里像是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秘
密。正当她举棋不前时，迟疑不决时，一个男
人的手把她拉进了这个门槛。

从此，家在门这边，故土在门那边。
之间隔开了苏北和千山，这便是她生活命
定的距离。

司汤达说：“当你爱上一个人，你也会爱
上他出现你的地方的天空、沙滩和海洋。”

一百多年前，二十一岁的英国姑娘凯
瑟琳·波茨兰德完全是为了命题司汤达
的话而来到喀什噶尔的。不过喀什噶尔

西域风月丛书

他乡的美神

新疆人民出版社 陈亚洲 著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-090235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他乡的美神/陈亚洲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06.9
(西域风月丛书)

ISBN 7-228-10494-3

I. 他… II. 陈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06721号

丛书策划 陈 漠

责任编辑 宋江莉

装帧设计 王 洋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
邮 编 830001
电 话 (0991)2825887 (0991)2816212
印 刷 新疆兵团印刷厂
开 本 880×1230 1/32
印 张 6
字 数 130千字
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3000册
定 价 15.00元

总 序

女性怀抱中的西域

沈 苇

读者朋友们也许会问：何谓“西域风月”？

一说起西域，人们就会想到亚洲腹地，想到丝绸之路，想到西域三十六国，也会想到多民族的共居和多元文明的荟萃，当然还会想到草原、绿洲、雪山、沙漠，想到葡萄、玫瑰、石榴、无花果……时至今日，西域仍是异域梦想、种种奇闻和壮丽风景的代名词——它是一个给人无限历史遐想的美的博览中心。

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史籍上是在汉代，也即张骞“凿空”西域之后。直到十九世纪中叶，它才被“新疆”这一称谓取代。作为一个地理概念，西域泛指玉门关、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。广义的西域是指古代中亚，狭义西域就是历史上的新疆。

西域是一种地理，更是一种精神向度。弗罗斯特说：“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。”西域就是这样一片培养独特个性、孕育与众不同文明的宝地。

相对于西域而言，风月这一概念要复杂得多。《辞海》上

解释风月有两层含义：一是指清风明月（即美好的景色）；二是指男女情爱。人们常说“少谈风云多谈风月”，这是对风月的通俗化谈论。白居易诗云“欲将此意凭回棹，报与西湖风月知”，他所说的风月兼具自然风光和男欢女爱两个方面。在我老家浙江，杭州西湖的湖心亭有一石碑，上刻“重二”二字，相传是乾隆手迹。这二字正是去了边的“風月”——风月无边嘛。游览人间天堂的美景，再想想历史上或传说中的绝代女子：苏小小、白娘子、祝英台、花魁女……满园春色关不住，西湖的确是一个占尽无边风月的地方。

当我们将“西域”与“风月”放在一起时，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：西域有风月吗？如果温润的江南是滋生风月的土壤，那么西域的干旱荒芜不正是风月的不毛之地吗？它在历史上不就是一个蛮族征战、人种角逐、雄性大旗猎猎飘扬的地方吗？

的确，长期以来，有一种普遍弥漫的论调，认为西域就是阳刚、雄健、豪迈的代名词，似乎是男性神话和雄性激素创造了西域文明。这种奇谈怪论遮蔽了历史的真实，至少只道出了“半个西域”。现在到了还它一个真相的时候了。

我想，既然有一个太阳照耀着的西域，也一定存在一个月光笼罩下的西域。在西域粗砺、坚硬的外表下，一定藏着一个阴柔、温婉、细腻的西域，藏着一颗柔情似水的女性的心。每当我们想起那些大名鼎鼎的男性英雄的时候，同样要牢记这些美丽动人光华四射的西域女子的名字：十二木卡姆的搜集整理者阿曼尼莎罕，身上散发着沙枣花香的香妃，远嫁西域的汉家公主细君和解忧，在库车河畔治病救人的瑞典女传教士洛

维萨·恩瓦尔、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·马嘎特尼……还有众多的无名女性：草原母亲，绿洲少女，巫婆，女阿肯，吐火罗舞女，骆驼客之妻等等。如果没有她们的哺育，西域文明将是一个残疾儿。

因此，我要说，西域有风月。它是另类的风月，独异的风月。除了神奇风景和男女情爱，“西域风月”还应包括与女性有关的更宽泛的内涵：她们的爱与恨，她们的悲伤与喜悦，她们的大地与天空，她们的创世与宿命……它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，而是一种阴性色彩的人文意义上的风月。我还想进一步谈谈文化和信仰中的风月。列维·斯特劳斯在《忧郁的热带》中说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男性取向发展，而佛教则是与女性、与全人类融合后的无限宁静（无性的面貌）。如此说来，西域佛教不也具备某种伟大的“风月”特征？

基于此，“西域风月”丛书的一个目的是还原一个“女性怀抱中的西域”。它以女性视角为契入点，以女性与一座城市（或一个文化区域）的关系为线索，以图文结合的方式，深入到被遮蔽的幽暗的历史中去，捡拾散佚的故事和传奇，强调对细节的挖掘，找回失去的真实和生动，让历史发出动听的回音。它不是历史专著，也不是纯文学作品，大致倾向于文化散文，而跨文体写作是它的一个特色，一种有意识的追求。它是女性的西域传奇，是从历史背后、时光深处寻求的女性启示录。

丛书的作者是清一色的女性。她们当中有诗人、小说家、在读研究生、报社编辑。她们从女性的角度和立场出发，去理解“西域风月”的深层内涵，用自己的才情和悟性对爱情、女

人、人性以及文化、宗教等基本命题作出了独到阐释和诗意描写。

她们查阅大量史料典籍，深入书中涉及的地区体验、考察、采访，全身心地投入，付出了艰辛劳动。她们消化历史和传闻中如此多晦涩、暧昧、散佚的东西，结晶为自己的所有，终于摘下五枚芬芳之果。而且在写作手法、风格等方面保持了相当大的差异性，呈现了个人风格。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她们将女性的命运、传奇与磨难作为最基本的主题去抒写，从阳性西域的深处挖掘出令人吃惊的阴柔之美。她们用自己的写作复活了另一个西域：风月的西域，女性与爱的怀抱中的西域。

我不能说这套丛书填补了多么大的空白，但它所起到的弥补和修正作用，无疑是对西域文化的一次不可忽视的贡献。

乌鲁木齐北山坡
2006年5月

目 录

卷一

001 / 走出喀什噶尔

003 / 一种桂花的馨香,不因死亡的突然降临而消失

009 / 凯瑟琳·波尔兰德,一个人的喀什噶尔

022 / 风云百年的英国领事馆

034 / 中国花园的第一位“小资”

040 / 黛安娜·西普顿,喀什噶尔寻梦之旅

058 / 秦尼巴克的最后一位“山友”

069 / 仰止“冰山之父”

077 / 想念在惜别的瞬间

卷二

079 / 带光行走的生命——洛维萨·恩瓦尔日记

080 / 8月15日 星期二 每个人都是上帝

081 / 8月16日 星期三 妮卡不见了

083 / 8月17日 星期四 晨祷

084 / 8月18日 星期五 妮卡的身世

089 / 8月19日 星期六 阿力甫进述吉尔吉斯同胞



- 095 / 8月20日 星期日 在中国 在俄国
098 / 8月22日 星期二 不求安慰 但去安慰
099 / 8月23日 星期三 妮卡回家
101 / 8月24日 星期四 这孩子得了伤寒
103 / 8月25日 星期五 梦回故乡
104 / 8月26日 星期六 爱是天职
106 / 8月27日 星期日 喀什噶尔的首位瑞典传教士
108 / 8月28日 星期一 你好,豪格伯格
112 / 8月29日 星期二 卡西姆·阿洪
115 / 8月30日 星期三 我期盼一封信

卷三

119 / 布尔津长谈

121 / 吉娜的眼神

122 / 布拉戈维申斯基:新疆广大而寂寞

125 / 伊·戈·明卡:那天夜里刮着大风

128 / M.T.马琴:在水田上空

131 / 吉娜:尘封的一九三七

133 / 彼·彼·谢苗诺夫:我迁徙,我热爱

135 / 吉娜:好好梦不见我那拉手风琴的老头子

138 / 布拉戈维申斯基:一件丝绸花长衫

140 / 伊·戈·明卡:第一顿中国晚餐

141 / 吉娜:透过这条菊花连衣裙

144 / M.T.马琴:丝绸围巾上绣着字

145 / 彼·彼·谢苗诺夫:我看见了阿尔泰山罂粟花

148 / 吉娜:嘎瓦斯幻象

152 / 布拉戈维申斯基:他深深地鞠躬后哭泣了

153 / 伊·戈·明卡:到处可见到死亡动物的白骨

155 / 吉娜:汉语俄语哈萨克语

156 / M.T.马琴:大海! 我们转弯了

159 / 彼·彼·谢苗诺夫:额尔齐斯河宽阔的银带

161 / 吉娜:异国小伙儿哭喊吉娜奶奶

163 / 布拉戈维申斯基:瞭望台上升起了蓝旗

165 / 伊·戈·明卡:迪化发一种叫两的货币

167 / 吉娜:饮取河源之水易于受孕

169 / M.T.马琴:橘子香蕉和成筐的熟鸡蛋

172 / 吉娜:唐人把这条河叫安习水

173 / 布拉戈维申斯基:岁月像流水一般消逝

175 / 吉娜:这些幸福的小白鱼

后记

181 / 有风吹过,已经足够了

183 / 参考书目



出喀什噶尔

从来没仔细想过应该把你放在心中的哪个地方
你从来超乎我的想象

——题记



雨,让午后的草地不再显得千篇一律。

雨滴不安分的在青草的叶片间跳来蹦去,留下草坪一派落魄的坚持。

已经是夏初了,天气却忽然寒冷起来,窗外雨声霹雳,于是备感房间的隔绝与温暖。

合上《外交官夫人的回忆》一书的最后一页,我顿觉自己生活的贫乏与简陋。重新调整循规蹈矩的生活对我来讲未免有些吃力了,而对已往光阴的眷顾几乎停滞在千万次的重叠里。我对自己有些厌倦,特别是在这个无边无际的雨天。呆呆地趴在窗边看了会儿瓢泼在暴雨中还没彻底长开的草叶,灰云密布的天空,大雨淹没了过去,也淹没了现在。

此刻,喀什噶尔是雨天还是晴天?书中的两位英国外交官夫人是否也有过在雨天忧伤的景象呢?作为英国第一任和最后一任

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外交官夫人——凯瑟琳·马嘎特尼与戴安娜·西普顿，她们脱离故土的文明在遥远的中亚过着“游牧”的生活，虽然没有了文明的限制，但日子跟着变得清寂而漫长。处在这样一个对她们而言完全陌生的环境中，她们俩陷入过那种无论你在生活什么都毫无回应的境遇吗？

回答我的只有大雨滂沱。

不会有多少人记得这两位英国女人的喀什噶尔经历，即使在当下的喀什噶尔。在我隔着稠稠密密的文字与她们相遇时，仿佛书和我之间涌起了一场雾，竟然有一种空茫和潮湿的气味和眼神，好像她们的叙述在模糊我的一切，包括那些向往及点点滴滴。

著名女作家王安忆曾评价说，第一任英国领事夫人凯瑟琳·马嘎特尼写的《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》远比最后一任英国领事夫人黛安娜·西普顿写的《古老的土地》真挚诚恳。现在这两本书同时被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镰先生主编的《西域探险考察大系》中，以《外交官夫人的回忆》为名。

凯瑟琳·马嘎特尼对喀什噶尔时光的回忆与戴安娜·西普顿相比更为细密和宽容。在凯瑟琳的年代，喀什噶尔似乎比后来的戴安娜时期更加原始和自然，而凯瑟琳又是那样的心境平和，愉快地对待种种该来不该来的际遇。她从未主动地去探险，只是恪守妇道地养育孩子，将领事馆当作自己的家园那样去打理。而就是这样顺其自然地与喀什噶尔建立亲切的关系，使她在这偏僻一角的生活，深入到了传奇的核心，这核心就是日常生活。她没有野心去发现新风景，却是身体力行，在自己的景色里实践着传说里的传奇。而戴安娜·西普顿则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时尚女性，她非常关注自己的感官体验，即便记录了诸多对旅行探险和异地生活的意犹未尽，但字里行间仍然掩饰不住对喀什噶尔美景的赞叹与留恋。正因为这种不一样，才使我们看见了两个女人眼中的两个喀



什噶尔。

那么,第三个喀什噶尔,可能,会是哪个心灵不再孤单的梦之深处?

一种桂花的馨香,不因死亡的突然降临而消失

真不知道该在这样一个没着没落的雨天做些什么,桌柜边的CD架上有排放整齐的影碟,最先映入眼帘的,是喜欢的一部由丹麦女作家艾萨克·丹森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非洲之旅》。

挥之不去片中那个叫凯伦的女人,她总是带着绝望和颓废的美从非洲的远处漂泊而来,浑身都是非洲原野泥土的芬芳和弄丢了梦想后空茫缱绻的模样……

一直觉得《非洲之旅》和《廊桥遗梦》、《情人》还有《马语者》有很多共同的东西:黄昏、中年、怀念、告别以及一个女人从容不迫的讲述。

我一向喜欢一个迟暮美人回忆她的爱情,这些故事是透过命运的烟尘看过来的,遥远、温润、细致、感伤,但又很自省。那些动人的往事,那些命定与深情,浓烈与内敛,都在暮年的窗前,一一细数。

那样的情爱才是古典的,不容易熄灭的。正如Karen在恋人Denise的葬礼上所比喻的:“一种桂花的馨香,不因死亡的突然降临而消失。”

丹麦女作家艾萨克·丹森的自传体小说《非洲之旅》与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《情人》相比,一个淡雅、精神、唯美,另一个狂热、本能、隐秘;一个是在非洲,广袤草原,无遮无拦,一对恋人驾机飞翔,欲醉欲仙;一个是在亚洲,终年的雨季,一对情人躲在湄公河畔湿热的唐人街充满热汤、茉莉花、尘埃、和煤火气味的独居室,大汗淋漓毫无杂念地拥缠。幸好,它们都很纯粹,很坚定地维护了

它们各自应该坚持的内心的情感。而《廊桥遗梦》和《马语者》又不一样了。偶然的相遇,无法在一起的刻骨怀想,传统的理念与情感的归航,永恒但又瞬间即逝。

隽永恬淡的情节,恰到好处的分手,在最美丽也是最绝望的时刻,在爱还来不及说出、来不及暗淡退色和凋零的时候,就永远作别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。

我偏爱这种意犹未尽的留白。

《非洲之旅》虽然已经看过四遍,依然情不自禁想再体验一下影片中那无止无休的震撼与感动,再追随女主人公凯伦走进非洲,历经一次生命与爱情的天涯孤旅。

都说所有的女人,会在韶华逝去的时候,喜欢回忆生命中曾经的恋人与恋情。那些被时间的风沙冲淡了浮华与喧嚣后沉淀的往事,终于可以尘埃落定。

我会不会是个例外?

记得香港女作家亦舒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:当我们爱一个人,会记得一些和他有关的画面,他离开后,只要一想起,他就会出现在,他会出现在那些画面里。你会在不经意的时候,浮现出这些画面,并与他微笑着在画面中重逢。

电影的开始就是这样的画面重逢。

已经老去的凯伦午夜又梦回到她曾经生活过的非洲原野与丛林。在落日中雕塑般伫立的剪影,那个打猎时永远带着三枝来福枪,个把月干粮,和只播放莫扎特音乐的留声机的漂泊男人……

女演员梅丽尔·斯特里普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,“在非洲恩共山脚下,我曾经有一个农场……”回忆的帷幕缓缓开启。

此时,一九一三年的列车,载着凯伦,穿越原野草地,驶向非洲,驶向那片神秘又洪荒的古老大地。